

编者按:为深入贯彻文艺志愿服务精神,激发文学创作者对新时代城乡发展的艺术感知,在萧江镇委镇政府、县文联支持下,县作家协会近日开展了“走进鼓韵萧江 共览千年古渡”主题文学采风活动。三十余位作协会员循着历史与现代交织的轨迹,深度探访“中国塑编之都”“世界第一大鼓”故乡——萧江镇。采风团先后走访萧江鼓楼、萧家渡老街、温州智业包装智能车间及华山村,既触摸千年文脉的厚重,又零距离感受萧江发展的澎湃动能。在机器轰鸣的智能化车间与白墙黛瓦的美丽乡村间,会员们以文学视角记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铿锵步伐,捕捉新时代产业工人与青山绿水共融共生的动人故事。本期特别辑录采风团成员创作的散文作品,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,既是对“鼓韵萧江”立体画像的艺术呈现,更是对“两个先行”战略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诠释。让我们透过文学的棱镜,共同领略这座千年商埠在新时代奏响的奋进鼓点。

古风今韵话萧江

陈宗禹

萧江，一座位于平阳中部的城镇，萧麻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历史上是传统产粮区。萧江镇域内水系密布，外有鳌江、横阳支江环绕，内有萧江塘河纵贯而过，有山有水有良田，自然禀赋优越，历来就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。

山给了萧江人刚强，水给了萧江人灵性。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勤劳智慧的萧江人,把一只普普通通的塑料编织袋做成了门类齐全的塑包大产业，萧江镇也有了“中国塑料编织第一镇”和“中国塑编之都”的美誉。

萧江的塑编产业为何能够脱颖而出？造就这独特经济现象的诱因除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外，跟萧江人与生俱来的吃苦耐劳、敢闯敢干的基因有关。萧江人最推崇的先贤是南宋高宗时期的名臣萧振，萧振一生心系百姓，重视公益，为方便过往旅客，出资在家乡附近渡口修造大船，雇船夫摆渡。后人为纪念他，将其家乡改名为萧家渡，至今仍有不少萧江人自称萧家渡人。勤劳实干的萧江人不满足于小富即安的日子。他们背井离乡，在走南闯北中发现小小编织袋中蕴含的巨大商机。于是，一波又一波萧江人纷纷投身塑编及相关行业，形成了编织袋生产、贴膜、印染等完备的塑包生产产业链，成为全国塑包行业的执牛耳者，造就了独特的块状产业经济。

萧振之外，明代名臣鲍辉是萧江人推崇的另一位先贤，两位贤者都长眠在萧江的人文高地——桔坡山。桔坡山原是一座普通小山，但自从有了这些先贤的陪伴，已然成为一座人人向往的精神高地。桔坡山我来过多次，但每次都是走马观花。萧江人认真地说，想要真正读懂萧江，先得读懂桔坡山！

桔坡山下

陈 宜

萧江不是一条江，平阳人对此并不奇怪。

我是平阳人，但我惭愧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叫萧江。或许因为本地话的缘故，我早就忽略了这个古镇得名的由来。不管是温州话还是闽南话，“萧江”与“萧家”的发音都非常接近，就像“郑家堡”谐音成“腾蛟”，地名的更替容易让人忘记历史。

几十年前,当我作为孩童,站在鳌江干流的詹家埠念着童谣“萧江大鼓，初一打鼓，声传十五”时，曾幻想过鳌江支流的萧江，那面大鼓到底有多大。当我足以轻松到达萧江时，却把儿时的好奇置之脑后。九年前我考察鳌江流域水患之时，也曾走进萧江，才发现自己对萧江知之甚少。我欠萧江一次促膝长谈。

萧江的故事始于桔坡山，聚于桔坡山，扬于桔坡山。

桔坡山虽然只有78米高，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西连156平方公里的江西垟，东望201平方公里的江南垟，北边是波涛汹涌的鳌江（原名横阳江）干流，东边是鳌江支流——横阳支江，西边是灵溪塘河，襟三江而跨两垟，于一马平川中一峰独秀，阅尽瓯南。故，往返鳌江两岸的南岸渡口就选择在桔坡山脚下。这里是往返浙闽的咽喉，北接前仓（今钱仓）驿站，南通八闽。旧时，此处江面辽阔，颇称险恶，乡民渡江，多有溺死。

宋高宗时名臣萧振，平阳古院里（今萧江）人。相传，萧振年少时曾在桔坡山上的白云寺读书。他为官后，为了造福桑梓，

春天的桔坡山绿意盎然，绿得有诗意、绿得沁人心脾。登桔坡山，来到萧江鼓楼。鼓楼位于桔坡山之巔，雕梁画栋、飞檐斗拱，虽是新仿建筑，但看起来古色古香，闪烁着历史的青光。站在回廊处眺望，鳌江最大支流——横阳支江两岸全貌尽收眼底。鼓楼的门檐下，一块书写着“天下第一鼓”的匾额高高悬挂着。“第一鼓”三字让人吊足胃口,据同行的萧江文史专家陈文君介绍，萧江大鼓始建于明末清初，是萧江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，鼓楼是萧江镇标志性建筑，共五层，高28米，建筑面积1330平方米，由萧江乡贤集资3000万兴建。鼓楼一至四楼分别为鼓源厅、鼓韵厅、鼓迹厅、鼓苑厅，分门别类展示了天南海北的125种鼓，介绍了鼓的来源和功能以及鼓与萧江的渊源。

在萧江大鼓前转悠，发现“第一鼓”的自信，直径3.88米的萧江大鼓，鼓面由一整张巨大牛皮缝制而成，绘有双龙戏珠的图案。据介绍，该鼓于2023年6月获得权威认证，认定为世界最大彩绘鼓面中国鼓，因此，称作“天下第一鼓”。

从桔坡山下来，顺路经过萧江老街，老街窄窄的街巷质朴又沧桑，古榕树、古井、古民居，显示着老街的年代感，街巷虽窄，倒也错落有致。随着萧江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，老街的住户已经不多，但沿路开设的餐饮店、小卖部、裁缝店、以及随处可见字迹斑驳的老式招牌，显示着老街的烟火气和曾经的繁华。走在大街上，当年创业之初那种前店后厂的初级作坊的生产场景早已不见踪影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生产区和生活区已完全分开，塑编的生产工艺在不断迭代，生产技术在不断升级。

出资修造大船，并雇船夫为旅客摆渡，乡人感念他的恩德，便将此处称为“萧家渡”。从南宋到明清，“萧家渡”曾三易其址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横阳支江改道，加之公路交通日益发达，渡口废弃不用，但地名从此呼作“萧家”，谐音“萧江”。

萧振义举流传至今，当地有不少道路、建筑以萧公名字命名，如萧振路、萧振大楼、萧振高级中学等。萧江人也将慈善公益、报效桑梓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融进血脉里，如潮水，绵延千年。

萧江虽然不是一条江，但他的故事总是因江而生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沿海地界倭乱猖獗。萧江人为抵御沿着鳌江上溯入侵的倭寇，自发筹集资金，在娘娘宫建造了一面大鼓，或震乡里以警示，或齐民众以自卫，或壮军威以寇寇。大鼓是平阳南港抗倭的号令和信物，声音洪亮无比，数里可闻。倭乱消弭之后，大鼓一直流传下来，锤鼓雷音，永葆太平。萧江现有三面大鼓，分别藏于浹底殿、桔坡山入口陈府殿和桔坡山顶鼓楼。

陈府殿位于桔坡山老的入口处，东眺龙港镇之繁华，西视萧江镇之万象，琉璃红瓦，青龙盘旋，翘角飞檐，气势雄伟，殿内供奉着陈府高真等神像。陈府高真原名陈仲真，年少时好武功。他经常听闻倭寇的残暴和戚家军抗倭的故事，满怀忠贞爱国之情，主动请缨，组织乡亲们操练武艺，演练战术，身先士卒。后来，陈仲真在海上遭遇倭寇队伍，因寡不敌众，被折磨致死。消息传入村庄，乡亲们悲痛欲

把塑编产业从制造推向智造，这是萧江镇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。如今，镇区的主街已全部改造为商业街，生活区已看不到塑编加工企业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，闻不到塑编产品加工中那种独特的气味。但是，塑包产品的产销量、技术含量、产品附加值增长了不止数十倍。在温州智业包装，我们见识到了塑编产业自动化、智能化、数字化升级的典型。在单层近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中，高速拉丝机、圆织机、阀口机等设置一字排开，从原料上料、调剂、生产、包装全程自动化，24小时不间断生产，而操控这一巨大车间有序运转的，只需数十名工人在控制室电脑前轻点鼠标即可完成。在机器的作用下，一条条细细的塑料丝，转瞬间就成了各种不同规格五花八门的塑编包装袋，机器的生产过程很神奇、很魔幻。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该公司的单体生产规模全国领先，自动化率全国一流，实现了从塑编袋胚膜生产到覆膜喷绘等一条龙自动生产。

让我们惊喜的是智业包装的转型不是个例，它是萧江塑编行业整体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。萧江不仅工业发展令人瞩目，人居环境和整体风貌也有长足进展。在华山村，我见识了美丽乡村的新样板，这座横阳支江故道边上的普通村庄，曾是“脏乱差”的后进村。几年来，在村两委带领下，村民自发集资开展环境大整治，依托“古渡水乡”肌理脉络，打造水上乐园，再现了“小桥流水人家”江南水乡风貌，村居环境从全镇垫底跃升至第一，成功入选省级未来乡村、和美乡村特色精品村。

其实，最吸引人的是萧江这地方的生机与活力，川流不息的人群、街巷里夜夜璀璨的灯火、热闹非凡的夜经济，就是一年四季都旺盛不眠的人间烟火。当萧江的夜晚一如白天熙熙攘攘时，在萧江塘河两岸流光溢彩、在大街小巷熠熠生辉时，它街头的鼎沸人声里便多了一种梦幻、一片诗意、一份安祥。

绝，将陈仲真的遗体埋葬在老猴台旁，垒石筑屋，立灵位祭祀。嘉庆年间，皇帝下旨封陈仲真为“护国佑民 陈府高真”，准立庙祭祀。

萧江不是一条江，但它一直承载着爱国爱乡、英勇保家的血脉。

萧江塘河（灵溪塘河萧江段）的西边还有一条河流叫沪山塘河，也是鳌江的支流之一，多条溪流发源自玉苍山东南麓或南雁荡山南麓或朝阳山南麓，至平原汇合，经沪山至夏桥水闸汇入鳌江。沪山塘河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，叫夏姑桥，又名孝姑桥，始建于宋熙宁元年（1068）。相传北宋时，当地住着一夏姓大户，只有独女，称夏姑。夏姑生性善良，见有妇人携子渡江不幸落入水中，便立志要为老百姓造一座桥。后来夏姑终生未嫁，变卖良田房屋和金玉珠宝，建起了一座五条石板阔、十二丈长的十孔栏杆桥，从此，塘河两岸过客不用再冒着危险过渡了。庙堂侍郎创义渡，湖泽巾帽建善桥，江西垟忠勇仁义风舞千年。

萧江不是一条江，但他从鳌江之畔走来，弄潮是他的传统，敢先是他的基因。

1978年，毛家处村民毛传臻出差江苏南通，在菜市场第一次见到了白色编织袋。他感到很新奇，于是找到了当地的塑料厂，花6元钱买了3条编织袋带回平阳。从此，萧江和塑编产业结下了渊源。上世纪80年代，萧江塑编业辐射南北两港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用人力织布机编织袋子，贴补家用，这也是我儿时的记忆。如今，塑编产业已经成为平阳县三大支柱产业之一，规模企业53家，龙头企业已经采用全自动、机械化、智能化生产，行业年产值100多亿元，萧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塑编之都。

萧江不是一条江，但他像潮水一样有信，赢得天下商贾纷至沓来。

山麓，那两棵老榕树生长于亭边，树根盘虬于岩石上，历经风霜，依旧屹立不倒，新叶吐绿。当地文联秘书长陈文君说，这是残亭风雪景点。我问他：这里不是有个老陡门吗？他指着地面一长条一长条的石板说，这就是陡门桥的石头。可以想象，当年萧江江水湍急、潮水汹涌的样子。我似乎见到了《船屯渔唱》中的画面，又似乎触摸到了刻有“半月沈江”的那块刻碑。

见到镀金色的三个大字“桔坡山”，我很高兴，一口气登上了山顶。山的周围是平原与江，是老平阳的中心地带。眼前，雄伟的鼓楼矗立着，上有“天下第一鼓”“萧江鼓楼”几个大字。在此俯瞰大地，一览无余。

我总想看看大鼓，问了工作人员，都说在五楼。一至四层，我略略看了看，各种大大小小、长的方的圆的鼓整齐陈列着，配有文字解说，这简直是鼓的世界。总的来说有五种鼓：一是太平鼓，象征根基稳固，寓意风调雨顺；二是排鼓，代表音律和谐，多鼓组合可展现层次韵律，暗合“阴阳调和”的传统哲学思想；三是八角鼓，形制独特，与八卦相合，体现地方文化中的宇宙观；四是龙纹鼓，饰以腾龙浮雕，是古时祭祀文化与自然崇拜的融合；五是雷音鼓，即大鼓，听说要八个壮汉同时敲击才有宏亮声，置于顶层，呼应天象，其声若雷鸣，暗合“天人感应”的传统文化理念。五楼的大鼓鼓面是由完整的大水牛皮制成的。我默默站着观望，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见到直径3.68米的鼓。

看完鼓，我们依偎着石栏杆，除了感慨，便是闲聊。余燕双老师说，鹤阳楼与此楼差不多，恐怕没有这么好。我说，时代不同，文化层次不同，诸多原因，造成的面貌不同。我叫陈允东老师写新诗，让天下诗人皆知鼓楼。陈老师说不，全国著名诗人赞了很多东西，但也没起到太大作用。又聊到二月二鳌江划大龙，说做一个萧江大鼓跟着大龙，也许会提高知名度……

噢，我忽然想到，鼓在山上肯定有其意义。山在古代被视为通天之所，鼓声则是沟通人神的媒介。《小雅·甫田》有：“琴瑟击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……”将鼓安置于山上，是萧江先民的大智慧，“登高而招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彰”，古人早已明白这个声学原理。

萧江大鼓还与“鼓精镇蛟”的传说相关。相传古时瓯江蛟龙作乱，一道士铸巨鼓于山顶，用鼓声震慑水怪，以保太平。这个传说在明代《瓯江逸志》中有记载：平阳萧江有鼓山，昔人置巨鼓其上，声闻百里，水怪遁形。

萧江大鼓的作用并非止于震慑。现存《萧江鼓谱》记载着十二套传统曲牌，如三通鼓、七星调、龙王吟、警冠鼓、祈雨鼓等，鼓师通过力度、节奏、击打位置等，就可传递各种能量、信息。

旁边，戚继光的塑像，威武有神。据民国《平阳县志》载：蒲城西南际岭横亘数里，与闽接壤。一日，倭帆风闻海，舍舟登陆，将逾岭以剽吾里……使神得一旅之师为国救命，吾知其身先士卒，摧锋制胜，必能与俞大猷、戚继光诸公争烈矣，而顾止于此也，岂不深可叹哉？又据民国《平阳县志》：同治纪元之四月，奥寇犯瑞安，入马屿，张启煊师溃桐岭，平阳大震，曹村及江西等处惊孽蠢动，有匪舶突弋鳌江外口，萧江渡亦侦有海船踪迹……巡江三日，分段堵守……水陆布置，严阵以待，寇退乃撤。虽然，戚继光没有亲自来到桔坡山，但他的抗倭精神鼓舞了萧江的先民。

鼓与像，一器一人，宛如超越时空在对话。鼓声如雷，一如当年沙场上的鼓角与呐喊。可以想象戚继光军队练武的情形——借助鼓声，指挥将士行动，提高战斗力。

我与文君老师一边下山一边聊起了捐款的事。我问，萧江鼓楼耗资如何？他脸上带笑说，总共三千多万元，都是企业家与百姓捐资。我想，人啊，有能力的总想争头家，留下名气，就像击鼓一样，越击越响越有劲。是的，钱多了，放在银行里一时也无所用，不如为地方做点事，激发自己的好心情。

陈文君老师说，我们现在走的山路是古道。我说，古人干嘛绕个弯爬山，而不直接从山下的平路过呢？他说，山下有滔滔江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桔坡山简直是亭亭玉立的一座山，在水一方。

鼓在山上

陈士彬

